

論語

選批

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论 语》 选 批

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757 — 242

《论 语》 选 批

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125 字数 16,000

1975年2月第1版 197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3171·214 定价: 0.10元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。

在中国，又有半封建文化，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，凡属主张尊孔读经、提倡旧礼教旧思想、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，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。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，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，反对中国的新文化。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，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。

前 言

孔丘反动言行录《论语》，是儒家的经典，是历代反动派统治人民的工具。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，我们上钢五厂工车间的工人对《论语》反复地进行了批判。

叛徒、卖国贼林彪把《论语》的许多章节抄录下来，吹捧为“精华”，利用孔孟之道作为他阴谋篡党夺权、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。通过批注《论语》，我们深刻体会到：不批孔，批林就不能彻底，反修就不能彻底，防修就没有保证。要普及、深入、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，战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，扫除孔孟之道的垃圾，就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思想武器。

在批注《论语》的时候，同志们认真阅读

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有关文件，密切联系现实的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，摆历史上劳动人民和法家反孔斗争的事实，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事实，摆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事实，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深刻变化的事实，把理论和实际、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，使我们的革命大批判逐步深入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这里发表的十七个条目，是我们集中群众的意见编成的。在编写的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工农兵学员、革命教师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帮助，广泛地征求了工农兵的意见。发表的目的，主要是想听取更多的意见，使我们的批判搞得更好些。我们深信，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批注发表出来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能够把孔孟之道的垃圾变为肥料的。

〔原文〕

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（《颜渊》）

〔批注〕

孔丘说：“克制自己，使自己的言行符合‘礼’，这就是仁。一旦这样做了，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。”这里的“礼”，是指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等。“克己复礼”是孔老二复辟西周奴隶制的反动纲领。

春秋末期，奴隶起义的革命烈火遍地燃烧，新兴地主阶级到处向奴隶主贵族展开夺权斗争。面对“礼坏乐崩”、天下大乱的形势，孔老二这个顽固地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反动家伙，挥舞起“克己复礼”的黑旗，要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，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，接续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，让那些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，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。

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林彪多次书写“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，克己复礼”的反动条幅，把“克己复礼”当作他万事中最大的事。“克己”是他的手段，就是要他们一伙荫蔽反革命野心，搞阴谋诡计；要广大群众服从林家父子的“指挥”和“调动”。“复礼”是他的目的，就

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。事实证明，林彪和孔丘都是开历史倒车的顽固派。

提到“复礼”，我们上海工人就想起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“四·一二”大屠杀。卖国贼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，发动了反革命政变，出动军队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示威游行的工人群众，宝山路顿时尸横满街，血流成河。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个血的历史教训！今天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，林彪抛出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纲领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，使千百万革命者人头落地，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，受二茬罪。这只能是痴心妄想！毛主席指出：“凡属倒退行为，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。”林彪同一切反动派一样，逆历史潮流而动，最后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。

〔原文〕

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……名不正则言不顺；言不顺则事不成”。（《子路》）

〔批注〕

孔丘说：“一定要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啊！……名分不正，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；说话不顺当合理，事情就办不成”。

春秋末期，“犯上作乱”的事不断发生，破坏了周礼规定的“君臣父子”的等级名分。这时，孔老二跳了出来，大叫必须“正名”，妄图把变革了的客观现实拉向后退，以适合旧的等级名分，维护和恢复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。孔老二的“正名”完全是为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纲领服务的。

林彪从孔老二那里拣来了“正名”的破烂，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，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，胡说什么“国家没有一个头，名不正言不顺”。林彪要“正名”，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。他要“正”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“名”，要“顺”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“言”，要“成”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“事”。但是，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。孔老二大肆鼓吹“正名”，挽救不了奴隶制的崩溃；林彪要“正名”，也阻挡不住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。

“正名”论的流毒在我们厂还没有完全肃清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，在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干扰下，新生力量受到压抑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

指引下,老、中、青三结合,党组织和工人老师傅给青年压担子,热情培养他们,革命接班人茁壮成长。对这样的新生事物,有的人看不顺眼,说什么“嘴上没毛,办事不牢”。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。我们车间现在炉前有三十六名炉长,青年占二十四名,他们成了抓革命、促生产的骨干。这对孔老二、林彪的“正名”论是一个有力的批判,对我们革命队伍中爱守老黄历的同志也是深刻的教育。

〔原文〕

子曰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(《为政》)

〔批注〕

孔丘说:“用政令治理老百姓,用刑法约束他们,这样老百姓即使免于犯罪,也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;用德治理老百姓,用礼约束他们,这样老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,也守规矩了。”

在奴隶制崩溃、封建制兴起的春秋末期,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的“法治”路线,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,用革命暴力打击奴隶主贵族,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。孔

老二大肆美化“德”、“礼”，用“礼治”的反动主张，对抗法家的“法治”思想，反映了当时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。

孔老二宣扬“礼治”，不过是用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来掩盖野蛮残酷的奴隶主专政。齐鲁两国在夹谷举行盟会时，让奴隶奏乐跳舞，孔老二说演这种乐舞违背周礼，惑乱国君，罪当处死。这些奴隶当场惨遭屠杀。孔老二当上鲁国代理宰相不到三个月，就杀害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。奴隶主复辟势力乱箭射死吴起，车裂商鞅，腰斩李斯。劳动人民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。这些血淋淋的事实，充分暴露了孔老二“礼治”的反动本质。

林彪重弹儒家攻击法家的老调，污蔑法家是“罚家”，叫嚷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”，目的是反对革命暴力，反对社会变革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。林彪和孔丘一样，都是阴险毒辣的反动家伙。他高喊“恃德者昌”之日，正是他阴谋向革命人民狠下毒手之时。但是，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，既不会被林彪的“德治”、“仁义”之类的虚伪说教所欺骗，也不会被他的反革命凶相所吓倒。经过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，我们进一步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，更加认识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。

〔原文〕

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。（《述而》）

〔批注〕

孔丘说：“我只传述古代的，不创作新的。我坚信并且爱好古代的东西”。在孔老二看来，一切旧事物都是尽善尽美的，不准有丝毫改变。他鼓吹要捧着夏代的历书，乘坐殷代的车子，戴上周代的礼帽，演奏虞舜时代的音乐。这真是一幅活龙活现的复古狂的自画像。

孔老二这个顽固派，是一切新生事物的死对头。他狂热鼓吹“信而好古”的反动思想，攻击铸刑鼎、行田赋等一系列社会变革，甚至连酒杯改了点样子，也大为不满。他“信”的是没落制度，“好”的是腐朽事物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针锋相对地提出“世异则事异”，“事异则备变”，主张不依照老规矩（“不法其故”），不遵循旧制度（“不循其礼”），批判了腐朽没落的“先王之道”、“周公之礼”。法家的革新路线和措施，适应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，起了进步作用。

林彪效法孔老二，大肆宣扬“今不如昔”的谬论，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，恶毒攻击和

咒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，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。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。“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，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，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，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”。

(列宁：《伟大的创举》)

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。阶级敌人为了搞复辟，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攻击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。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，也有些人受习惯势力的影响，因循守旧，看不到工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，看不到文艺、教育、卫生、科技等领域的深刻革命和巨大成就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新生事物评头品足。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，我们必须深入批判“信而好古”的反动谬论，肃清流毒，大力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，做革命的促进派。

〔原文〕

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(《颜渊》)

〔批注〕

孔丘的门徒卜商(即子夏)说：“我听老师说过，人

的死生是命中注定的，富贵是由上天安排的。”孔老二极力鼓吹唯心主义的“天命论”，要人们相信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是“老天”安排的，是不能改变的；奴隶们受奴隶主的血腥统治是“命”中注定的，是不可违抗的。他宣扬“天命论”，妄图扑灭奴隶起义的烈火，阻挡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变革。

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老二的“天命论”作为统治人民的法宝。他们编造了许多宣扬“天命论”的谚语，胡说什么“万事都有命，半点不由人”，“命里有，送到手，命里没有莫强求”，恶毒咒骂我们劳动人民是天生的“贱骨头”、“苦命鬼”。真是荒谬已极，反动透顶！我们车间有一位老工人，在旧社会，十二岁到上海当学徒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解放后，这个老工人在政治上、经济上翻了身，一家过着幸福的生活。他深有体会地说：我们劳动人民过去受苦，哪里是什么命苦，完全是地主、资本家对我们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结果；现在我们劳动人民的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天更比一天好。难道是命变好了吗？不是！是毛主席、共产党的领导好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好。我们不靠天命，靠革命；不信天命，干革命。

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，也拚命贩卖“天命论”。他自比“天马”，自称“天才”，要人们相信他是“受于天”的，

服服帖帖地接受他的统治。但是，林彪的复辟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。他鼓吹“天命”，最后从天上掉下来，一命呜呼了。

〔原文〕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（《季氏》）

〔批注〕

孔丘说：“君子有三畏：敬畏天命，敬畏地位高贵的人，敬畏圣人的话。小人根本不懂天命，因而不敬畏天命，不尊重地位高贵的人，蔑视圣人的话。”

孔老二所说的“天命”、“大人”、“圣人之言”，实际上就是奴隶社会的神权、政权和反动统治思想。他妄图用这三个庞然大物来吓唬人，要人们永远服从奴隶主的统治。他攻击“小人”三不畏，这倒是说对了。奴隶们和法家不怕什么天命，奴隶主阶级的政权正是他们要推翻的，圣人之言正是他们要批判的。他们就是要起来革命，起来造反。

“三畏”，还是“三不畏”，是两千多年来阶级斗争和

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就当面痛斥孔老二，揭露他所谓的“大人”、“圣人”不过是一些“以强凌弱”的“乱人之徒”，批得孔老二无言以对，狼狈逃窜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大声疾呼：“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？”（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！”）领导广大农民揭竿而起，用革命行动否定了孔老二的“天命论”。法家荀况提出了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人定胜天思想。北宋法家王安石用“天变（自然界的异常现象）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（忧虑）”的“三不足”思想，同孔老二的“三畏”针锋相对，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的攻击，宣传了变法革新的思想。

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林彪，把孔老二的“三畏”抄录下来，作为反革命的思想武器，要人们相信“天命”，服从他的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，把他宣扬的孔孟之道奉为“真理”，为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大造舆论。但是，正如孔老二鼓吹“三畏”挽救不了奴隶制的覆灭一样，林彪贩卖这一套，也挽救不了他们的失败。

〔原文〕

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（《季氏》）

〔批注〕

孔丘说：“生来就有知识的人，最上等；经过学习才有知识的人，次一等；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，又次一等；遇到困难还不学习，老百姓就是这样的下等人。”这是孔老二对奴隶主的无耻吹捧和对劳动人民的恶毒攻击，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。

孔老二的这“等”、那“等”，实际上是把人分为两等。一是包括所谓的“圣人”在内的奴隶主贵族，是当然的统治者；二是天生的“愚”人，即奴隶，只配受奴役。他宣扬“生而知之”，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。其实，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“生而知之”的“圣人”。**“卑贱者最聪明！高贵者最愚蠢”**。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。孔老二这个“圣人”，实际上是一个“无学无术”的大草包，到处碰壁的丧家狗。当年柳下跖曾嘲笑孔老二：“你不是自吹为生而知之的天才和圣人吗？可是，你却两次被赶出鲁国，在卫国无立足之地，在齐国没有出路，在陈、蔡被包围饿扁了肚子。天下之大就没有你孔丘容身之地。……你的那一套说教究竟能值几个钱呢？”几句话就剥下了孔老二的“圣人”画皮。

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，把唯心主义天才论作为他篡党夺权、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。他自吹脑